

徐悲鴻外傳 (六)

維肖易維妙難

● 戚宜君

德國雕塑陽剛之美

民國十年（公元一九二一年）暑假中，徐悲鴻偕碧微乘火車抵達德國柏林，一來是參觀旅遊以增廣見聞，二來是德國的馬克貶值，同樣數月的法國法郎，拿到德國使用可以增值數倍，這對窮留學生而言，不啻是增加了收入啊！

德國位於歐洲中部的核心地區，礦產豐富，土地肥沃，交通發達，工業尤其進步。頗具優越感的日爾曼民族，認為他們才是最受上帝愛顧的一羣，因而趾高氣揚的發動了侵略戰爭，由歐戰擴大為世界大戰，終於在公理與正義之前，嚐到了戰敗的苦果。

在凡爾賽宮簽訂的和約上，德國喪失了七萬餘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並付出賠償及受到諸多的限制；遂使其國力遭受到重大的挫折，尤其是經濟方面的赤字連連，遂使通貨迅速膨脹，幣值也天天貶值，民衆生活陷入極度貧乏與痛苦的谷底。

雖然如此，徐悲鴻所看到的柏林，高樓大廈櫛比鱗次，馬路整潔壯闊，巷弄亦清爽寧謐；德國人勤奮堅忍而又和藹誠懇的性格，使人有充份

理由相信，他們很快的便會從戰敗的沮喪中站立起來。

德國有許多風景幽美的高山與湖泊，有些地方山深林密，層巒疊嶂，雲蒸霞蔚，秀韻天成；盛夏入山，涼風襲人，猶如秋涼季節，從山間的旅館，憑欄四望，任何一個角度，都是美麗飄逸的畫面，真箇是人在畫圖中，令人飄然物外，塵慮俱清。有些湖泊面積相當遼闊，湖水清澈，鷺鳥點點，湖畔綠蔭濃密，遠處山色如黛，泛舟湖上，荷香中笑語聲喧，一不小心還會碰到夏日突如其來的迅雷驟雨；曾經有兩次徐悲鴻偕同蔣碧微與友人遊湖，大雨滂沱中，淋成了落湯鷄，在極端狼狽的情形下，却洋溢着一份出奇的刺激與喜悅。

德國也有許多偉大的畫家與雕塑家，在柏林博物館內，徐悲鴻看到了門采爾、綏干第尼的繪畫和脫魯倍斯柯依的雕塑；多數充滿了陽剛之美，與法國大師們的陰柔迥異其趣，使得徐悲鴻大開眼界，認為單看巴黎的藝術品，不免有侷限之感。

但是，徐悲鴻同時也發現了一些荒率怪誕的

繪畫及雕塑品，他認為藝術作品無非是在詮釋真理，真理的基本內涵不外是「愛」和「美」，這些離經叛道的作品，如何能稱得上是藝術呢？

徐悲鴻把他的疑問在適當時機向康普先生請教，康普是柏林藝術學院院長，他的油畫表現出精練、凝重、宏麗的特色，代表作有「鑄工」、「同仇」等，著名的柏林大學壁畫就是他的傑作，氣勢雄渾，極具功力；像他這樣的人物，對於德國藝術的走向，是應該負一些責任的啊！

康普先生無可奈何的答道：「文心關乎國運，畫風何嘗不是如此，藝術家如此瘋狂，戰爭也就隨之而起了，爲之奈何！好在近來已經很少有這種荒率怪誕的作品出現了，我們的國家正在忍辱負重中向前奮進呢！那還有多餘的精力去瘋狂啊！」

旅德年半債台高築

柏林橫跨於易北河支流斯普累河的兩岸，昔日爲普魯士王國及德意志帝國的首都，市容及氣勢比之法國巴黎，更有一種整齊與威壯的氣魄；德國人非常重視禮貌及秩序，到處見到人們來去

匆匆，一絲不亂，不像是法國人那樣的閒散和隨便。

柏林的博物館十分壯觀，動物園更是規模龐大。徐悲鴻在博物館中，欣賞到倫勃郎先生的「第二夫人像」，以及他所畫的獅子；他立意要加以臨摹，「第二夫人像」很快的便能得心應手了，獅子的臨摹却越畫越難看，簡直就像是一隻大貓嘛！

何以會如此呢？徐悲鴻在挫折感中，又竊竊的增加了幾分憂慮；在苦思焦慮中，忽然想到了當日在巴黎跟隨達昂·布佛萊老師畫馬時，不是遭遇過同樣的狀況嗎？原因就在於沒有能夠對獅子有足够的觀察，難以捕捉這百獸之王的威猛神韻，當然無法表達出牠的雄風來啊！

於是，還是老辦法，天天到柏林動物園中，仔細的觀察獅子站、臥、走、躍的各種姿態，快速的勾勒獅子所表現的狀況，那種專注、凝神、熱切及旁若無人的樣子，遊客們還以為他中了什麼邪呢！

日復一日，對於獅子的姿態、壯貌、習性及生活規律都有了相當程度的瞭解，等到再畫獅子時，便能得心應手，畫出活靈活現的獅子來了。徐悲鴻能畫獅子，而且也畫了不少的獅子畫幅，就是在柏林打下的基礎。

德國的美術印刷品十分精美，徐悲鴻也買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畫冊及畫幅，甚至還買下了一些德國藝壇名家的真跡呢！這是因為德國的馬克貶值得厲害，換算法就十分便宜了，另外還運用了一些小小的手段，也就是先付定金，隔幾天

再去繳錢取畫，往往因為馬克快速貶值，而少出了不少錢。

原本是打算在德國過了暑假，待至秋涼時便要回返巴黎入學，徐悲鴻帶來的法郎已經用罄，而且還向友人們告貸了一些銀錢；只等國內教育部的公費匯到巴黎中國公使館，再轉來柏林，就可以還清欠債，趁着秋風送爽的季节；悠哉游哉的回返巴黎去也。

左等留學生的公費沒有消息，右等巴黎公使館也沒有肯定的答覆，已經是深秋季節了，忽然霹靂一聲接獲通知，說是「國內財政困難，留學生公費暫停發放」。

仔細打聽的結果，才知道國內「直皖戰爭」以後，變成直系與奉系兩大勢力對峙的局面。徐世昌總統主張和平，反對直系的武力統一，乃藉奉系力量以自重；梁士詒由奉系支持組閣，嚴密控制財政，連直系與佩孚的兵餉都扣住不發，更遑論國外的留學生的公費了。

民國十一年（公元一九二二年）初，直系與奉系交惡的狀況逐步升高，雙方積極備戰，四月十九日奉軍長驅入關，趙爾巽、王士珍等調停未果，終於在京畿近郊正式開戰。五月四日吳佩孚自率精兵出奇制勝，奉軍不支，節節敗退關外，「直奉戰爭」於焉結束；直系獲得了輝煌的勝利

，徐世昌也隨即失勢，黎元洪於三月二日復位，等到一切緊要事宜處置妥當，才想起了海外留學生的公費，等到撥款到巴黎的中國公使館，已經是民國十一年歲暮季節了。

原本已經債臺高築的徐悲鴻與蔣碧微，一直

困頓在德國柏林，前後達一年半多，他們究竟是如何度過這漫長的一段時間呢？說起來真是神奇無比，完全是因為蔣碧微的長相，引來了「貴人」相助，才使他們在柏林免於凍餓之苦。

張四公子認作誼妹

這事應該追溯到他們初抵柏林時，孟心如夫婦引導他們去中國駐德公使館拜訪，公使顏惠慶返國述職未歸，館務由一等秘書張允愷代理，一見蔣碧微，驀然間驚愕不已而幾乎失態；後來才知道張允愷有個妹妹，面貌、身材與舉止都與蔣碧微十分相像，驟然間以為是已經亡故數年的妹妹復生，因而為之驚愕不已。

張允愷兄妹情深，遂移情到蔣碧微的身上，更訂期邀請旅德的中國朋友歡宴，到場的有孟心如、朱韶先、黃伯樵、黃膺白等夫婦檔，還有胡世澤、譚伯羽、沈怡、曾垂祺及楊度的兩位公子楊公廣和楊公召。席間張允愷慎重其事的當眾宣布，要認蔣碧微為誼妹，在場的人熱烈的鼓掌歡呼，張家的一子一女立即向蔣碧微行磕頭大禮，親親熱熱的叫了聲「姑姑」；蔣碧微也改口稱張允愷夫婦為八哥、八嫂，因為張允愷是清末名臣張之洞的四公子，以大排行算起來是第八。

蔣碧微憑空得來一位誼兄，彼此走動得非常密切。那年暑假結束以後，留學生的公費不見寄來，徐悲鴻與蔣碧微捉襟見肘，多虧張允愷二話不說，先為他倆製辦寒衣，再為他們租了一間小公寓，一切生活開支，概由張允愷負責；於是徐悲鴻天天往博物館跑，再不然就是埋頭作畫，生

活過得平靜而有規律。

留學生組成天狗會

當年派往國外的留學生，大都屬於勤工儉學性質，除了極少數家境富裕而外，大多數皆是靠教育部的公費維持生活；一年多公費不來，留學生們一下子慌了手脚，學業紛紛中輟，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；因此，有些人便開始打工、有些人到處遊蕩、有些人窮泡咖啡館以打發日子。

有一天，一些留學生們在咖啡館中間聊，偶然有人提及上海的「天馬會」的遊戲組織，大家起鬨說是何不在巴黎成立一個「天狗會」；說做即做，「天狗會」很快的便在巴黎組織了起來。

「天狗會」沒有宗旨、也沒有什麼組織，但却有嚴格的章程，大家嘻嘻哈哈的笑鬧在一起，倒也給平淡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情趣。此期間，徐悲鴻在柏林還收到了一份亦莊亦諧的通知；當然徐悲鴻與蔣碧微也都成了基本會員。

未幾，天狗會的會員謝壽康、常玉、孫佩蒼等人都到了柏林，爲了表示團結，他們便在徐悲鴻的小公寓裏組織了一個小型伙食團；做飯燒菜由謝壽康與蔣碧微共同負責，徐悲鴻和孫佩蒼担任洗碗打雜，當時俞大維及陳寅恪都在柏林，也時常前來他們的小伙食團光顧。

德國的光學儀器舉世聞名，照相機更是執世界之牛耳，價錢相當便宜，幾乎人手一架，徐悲鴻便擁有一架大型的相機，可以拍攝名畫，非常方便而逼真。

後來他們還專門聘請了一位德國人，來教授

大夥兒攝影的技巧及沖洗的技術；一個個都學會了照相的全套本領；在他們背着照相機呼嘯來去的時候，蔣碧微便成了他們當然的模特兒。

前後一年多的時間，在春花爛漫的鄉野、在濃蔭四合的風景區、在黃葉紛飛的山間、在白雲皚皚的古堡，到處都留下了他們的歡笑和足跡，也留下了蔣碧微動人的倩影，還真的有不少攝影佳作呢！可惜十幾年後中國抗戰時期，留在南京遺失了。

徐悲鴻懶得同他們東奔西跑，自願自的參觀與作畫，雖然生活在困頓中，他的學習進度並沒有停頓，仍然天天不停的在進步中；同時在柏林的還有宋白華與朱家驊等人，他們也是兢兢業業的在努力，不敢絲毫蹉跎了大好的光陰。

在英國倫敦攻讀藝術的張道藩，是貴州的富家子弟，前往柏林旅遊時，特地慕名往訪徐悲鴻表示欽慕之意，也第一次見到了蔣碧微，突然在內心深處激起了微妙的漣漪。後來張道藩、邵洵美等人，都由英倫轉來巴黎求學，天狗會的組織更加擴大，會友們公推謝壽康爲老大、徐悲鴻爲老二、張道藩爲老三、邵洵美爲老四；軍師是孫佩蒼、郭有守爲行走、江小鶴爲專使，因爲天狗會只有蔣碧微一位女性，大夥兒便戲稱她爲「壓寨夫人」。

由於天狗會的組織，使遠適異域的留學生們增加了親切的情誼，彼此熟不拘禮，經常有機會廝混在一起，張道藩對蔣碧微的愛慕逐漸加深，遂在若干年後產生了一段纏綿悱惻的生死戀情，箇中過程曲折而真摯，固不必以俗禮加以評

量也。

購琴之款買了皮衣

民國十一年(公元一九二二年)的冬天，先是聽說黎元洪總統復位，留學生的公費不日可望全數補發；接着巴黎的一家書店和一家畫店，剛好同時寄來了稿費和畫款，加起來超過一千法郎，那是徐悲鴻爲書店繪製插圖及出售畫幅所得的酬勞，數目不算小了，但是還債仍然不足以應付。

徐悲鴻計劃着要爲蔣碧微買一把上好的小提琴，因爲伊人對音樂興趣濃厚，曾經拜師學琴，使用的是一把蹩腳的小提琴，蔣碧微時常抱怨，徐悲鴻心中也老大的不是滋味。

如今忽然獲得一筆意外的收入，給妻子買一把好琴，大概總該够了吧！於是他們歡天喜地的攜手在一家又一家的樂器店中進進出出，終於在一家委託行中，看到了一把舊琴，音色十分優美，製作非常考究而精美；本來應該買下來的，却因爲蔣碧微剛才在另外一間廚窗中看到了一件漂亮的皮大衣，買了小提琴就不夠買皮大衣了，買了皮大衣就無法再買小提琴了，幾經內心的交戰，蔣碧微還是決定買下了那件黑色的皮大衣，而放棄了小提琴。

蔣碧微的理由是：「不管是在巴黎或是在柏林，參加許多社交場合，我連一件普通的大衣都沒有，更不用說是像樣的皮大衣了，我覺得十分難堪！」

當蔣碧微穿著那件款式新穎，裁剪合身，閃着亮光的黑色皮大衣，像是一位貴夫人模樣，顯

盼自得的挽着徐悲鴻的手臂走出商店時，徐悲鴻突然感到他們之間的價值觀有了明顯的差距，一種無可名狀的煩躁，從心底迅速的湧起，湧起。

民國十二年（公元一九二三年）的初春，柏林仍然瑟縮在一片春寒料峭中，但是來自巴黎的好消息，却使徐悲鴻感到異常的溫暖。中國駐法公使館來了一份通知，大意是說教育部已將積欠的留學生公費全數補足匯來巴黎，務請迅速前來領取。

正當他們借貸度日，債臺高築之際，不啻是涸轍之鮒，絕處逢生。徐悲鴻立即打電報到巴黎，請求公使館把錢轉匯至柏林，以便清理積欠，回到巴黎繼續未完的學業。

不久後，巴黎的匯款到了，徐悲鴻雖然還清了所有的債務，但是對於張允愷先生的殷勤情誼却是永遠還不清的；在依依不捨中，徐悲鴻與蔣碧微於明媚的春光中，又回到了闊別了二十個月的巴黎。

作品獲選參展殊榮

由柏林回到巴黎，彷彿回到了第二故鄉，林蔭大道上的樹木，剛剛換上了嫩黃色的春裝，和煦的陽光在樹梢上閃爍、跳躍，藝術學校也敞開了大門，歡迎徐悲鴻重新投入她的懷抱。

原先他們在拉丁區蘇美拉路所租賃的家庭式小旅館，早已經有了新的房客，經由友人的介紹，在凱旋門附近的第八區，租了一間理想的畫室；一個外國的留學生，在巴黎能夠擁有一間畫室，是頗為奢侈的事了。

那是因為有一位主婦很喜歡繪畫，便在自己的頂樓開了一間寬敞明亮的畫室，後來由於照顧孩子及家事繁忙，再也沒有時間來畫畫了，空閒下來的畫室還得打掃及保養，因此便以低廉的價錢出租，惟一的條件是：「房屋損壞，不論任何理由，均由房客負責修理。」

祇不過是離開巴黎一年多的時間，再回到國立最高藝術學校上課時，驚悉校長弗萊昂已於去年冬天去世，接任校長的是倍納爾。

每逢星期天早上，徐悲鴻照例要去達昂·布弗萊畫室求教，對於他在德國一年多來的速寫、素描和油畫，達昂·布弗萊倒是十分稱讚，但是仍然勉勵他說：「你必須在『精確』方面痛下工夫，任何一個細微末節都不能馬虎。另外必須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慣，惟有在痛苦的耕耘中，才會獲得豐碩的收穫。」

一年一度巴黎市中心區大小二宮，所舉辦的法國全國美術展覽，又盛大隆重的揭幕了，徐悲鴻在柏林所作的一幅油畫「老婦」入選了，飄拂的銀髮，慈祥的神韻，在展覽會上獲得好評，對一個外國在學的留學生而言，這真是一項破格的殊榮。

鑄鑄藝術下筆有神

徐悲鴻一天天的在往前衝刺，蔣碧微始終沒有正式進過什麼學校，她認為如此在處理瑣碎家事中，蹉跎了青春的光陰，未免大為可惜，於是便拜在提琴聖手比松的門下。比松是巴黎國立劇院的提琴手，每週教她兩小時提琴，比松夫人

則教她兩小時樂理；另外比松還領導了一個管弦樂隊，每週一次在戲院演奏，蔣碧微照例獲得贈票前往見習，這樣一週就等於上了六個小時的音樂課程；就憑這時的基礎，後來回國以後，人人都說蔣碧微是從法國學音樂回來的。

日子在平靜中飛快的溜走了一年多，徐悲鴻已經通過了法國國立最高藝術學校的各項考試，而且是成績優異，照理已經可以畢業了；但是在藝術上永遠沒有所謂「滿分」及「畢業」的事，你能說那一幅畫算是一百分呢？因為他還可以更上一層樓啊！又怎能說是什麼時候算是學成畢業了呢！既然學成畢業了，就可以不必再學習了麼？

法國國立藝術最高學校，所抱定的宗旨就是在通過了美術史、解剖、透視的基本考試，才能成為該校的正式學生；三年以後再通過過美術史、美術理論、解剖、透視的高等測驗，就算達到了結業的程度。願意離開的就可以在藝術的天地裏獨自闖蕩；認為自己還需要繼續留在學校學習的，學校也永遠不會趕你走。

就這樣，徐悲鴻仍然毫不鬆懈的繼續到學校裏聽講作畫，也到巴黎各畫院自由觀摩，逢到星期天總是歡天喜地的去達昂·布佛萊的畫室裏，聆聽教誨與鼓勵。

徐悲鴻把整個身心都鑄鑄在藝術中了，他對於繪畫的理念，頗為執着的認為：「繪畫之目的，端在惟妙惟肖。妙屬於美，肖屬於藝。作畫必須有寫實的工夫，乃能惟肖，此之謂畫什麼像什麼也。待至心手相應之時，或無須憑寫實而下筆

，未嘗違背真實景象，多能以渾然天成，生動逸雅之神韻，而構成造化偶然一現之新景象，乃至惟妙之境界，此之謂下筆如有神也。」

就是因為徐悲鴻的這些藝術認知與繪畫理念，使他覺得「惟肖」易為，而「惟妙」則不易得，因此他還要不停的鑽研探究，終其一生都沒有停止。還有是因為徐悲鴻乃係貧苦出身，又遭遇了許多坎坷與艱難，所以他在內心深處，對於人間世上的困厄、貧病、窮愁、悲感、哀怨與無奈等狀況，都感受得特別敏銳；他默默的觀察着這一切，並以色彩、線條及構圖，凸顯出生命的吶喊與生存的掙扎，他之所以能成為藝術大師，理由在此。

籌款購買亡師遺作

這一段時間，國內政局波譎雲詭，變幻莫測，直系一戰勝皖，再戰勝奉，氣燄薰天之際，內部漸趨分裂。吳佩孚駐節洛陽如日中天，稱為「洛陽派」；王承斌、曹鈺等人駐軍天津、保定一帶，稱為「津保派」。

津保派導演「逼宮」，驅逐黎元洪下野，緊接着規軍索印、破壞法統、收買議員，乃至把曹錕捧上總統的寶座。民國十二年（公元一九二三年）十月十日曹錕就任總統，全國各地紛紛通電聲討，第二次直、奉戰爭於民國十三年（公元一九二四年）夏天展開，由於馮玉祥倒戈，使得吳佩孚一敗塗地，深秋時節由海道轉了一個大圈逃回洛陽。

直系既敗，奉系、皖系與新興的國民軍推舉

段祺瑞為臨時執政，政局陷於動盪不安的狀況中；海外留學生的公費時斷時續，青黃不接的時候，徐悲鴻與蔣碧微經常是舉債度日。在極度困苦的狀況下，徐悲鴻認為正好可以磨練「畫窮而後工」的過程，因此他曾在一幅自畫像上題詩云：

後天困厄堅吾願，貧病技荒力不窮；
仗仗毛錐穎銳利，千年來觀此哀鴻。

到了民國十四年（公元一九二五年）春天，留學生的公費竟然像是斷了線的風箏，完全沒有着落了。為了不致成為餓殍，徐悲鴻到處接洽，到出版公司為小說畫插圖，賺取微薄的稿酬；蔣碧微則到羅浮百貨公司當臨時繡工，那是在縫好的外衣或睡袍上，按照預先畫好的圖樣，繡上一朵花或一個圖案，大都用粗絲線，或是細毛線，隔幾天就要到公司一趟，繳進繡好的衣服，再領取一批拿回住處加工，大半天才能繡好一件，已經精疲力盡了，也祇有五個法郎的收入。

蔣碧微是大家閨秀出身，此刻像個街頭的貧婦一般，拋頭露面的扛着衣物來去，心中着實感到委屈無比，她愆愆着說：「這日子可怎麼過啊！有了今天的，沒有明天的，老鼠還有隔夜糧呢！而我們呢？隨時都有斷炊之虞！」

真箇是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」，就在這年初夏時節，好瑞瑞的一個細雨輕雷的黃昏，忽然冷風颼颼，天昏地暗，剎那間碩大的雨點，沉重的打在玻璃窗上，等到發出嘩喇嘩喇的聲響時，碩大的雨點已經變成了冰雹；徐悲鴻夫妻租住的畫室，為了獲得充足的光線，四週鑲嵌了許多玻

璃，冰雹打在玻璃上，紛紛破碎墜落，畫室中頓時一片狼藉。一夜驚嚇，好不容易捱到天亮，住在樓下的房東太太上來查看，並冷冷的說：「按照合約，損壞的玻璃應該由你們負責修復的啊！」

徐悲鴻與蔣碧微面面相覷，瞪視着破碎的十五片大玻璃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過了不久，忽然來了一位訪客，說是夜來一場夏季冰雹，受災最大的便是巴黎的第八區；來客是中國駐巴黎總領事趙頌南，聽說有一位傑出的留學生畫家夫婦住在這一區，特地趕來探望；眼看他們的狼狽情形，立刻救助了他們五百法郎，不啻是雪中送炭，遂解決了徐悲鴻夫婦燃眉之急的困難。

為了感謝趙頌南總領事的照顧，爾後徐悲鴻及蔣碧微曾經懷着感激的心情，拜訪了這位同鄉長輩，也曾經多次在趙宅盤桓；徐悲鴻還為趙夫人人工筆畫過一張油畫肖像呢！

越是在艱困的環境中，徐悲鴻的創作意念愈加蓬勃而昂揚，有時幾乎是在食不果腹的狀況下，一幅又一幅傑作竟然陸續完成了；像是著名的油畫作品「簫聲」、「蜜月」、「遠聞」、「帳望」、「撫貓人像」等，皆備受讚揚。

連飯都吃不飽的情形下，仍然大興以巨款購買名畫的衝動。那是徐悲鴻的老師達昂·布佛萊所畫的一幅人物畫，流落在畫店的牆壁上，畫的是「王子復仇記」中丹麥王子哈姆雷特的戀人，在王室殘酷的鬥爭中，她是無辜的犧牲者；美麗而不幸的奧菲麗婭，手中拿着一束紫羅蘭與延命菊，失神的獨自坐在林子裏，金髮披肩，大眼睛

裏射出熾烈而憂傷的光芒，靜悄悄的原野，沒有人聽得見她內心的嗚咽。看了這幅畫，就像是在讀了一首悲傷而淒楚的情詩，令人為之唏噓不已。

徐悲鴻被這幅老師的繪畫所吸引、所感動，

久久不忍離去，他決心要把它買下來，但一看標價却貴得嚇人；眼前他一日三餐都有問題，更那裏能夠籌措如此巨額的款項，來購買這幅畫呢？

雖然如此，徐悲鴻還是硬着頭皮向畫店的老闆請求保留這幅作品，他一定照原價兩萬法郎購買，不打算任何折扣；畫店老闆是一個善解人意的藝術商人，慷慨的答應了徐悲鴻的要求，時限定

為三個月。

已經是仲秋季節了，街道兩旁高大的梧桐樹上，大片大片的黃葉不停的飄落地面，徐悲鴻拖着沉重的步伐，一心祇是想着：「到那裏去籌措兩萬法郎呢！」

星洲僑商邀往作畫

一向相信「天無絕人之路」的徐悲鴻，果然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經由趙頌南總領事的介紹，認識了前來巴黎旅遊的黃孟圭先生，這位黃先生是福州的望族中的大兄，他的二弟在新加坡的華僑中頗有名氣。

黃孟圭看了徐悲鴻為趙頌南夫人所繪的油畫像，對於他的才華非常欣賞；又聽說徐悲鴻想要籌措一筆巨款，遂建議他不妨前往新加坡一趟，那裏有錢的華僑富商多的是，如果能獲得他們的幫助，兩萬法郎的籌措，根本不成問題。

徐悲鴻欣然接受了黃孟圭的好意，於是黃孟圭立刻打電報到新加坡，很快的便收到了他二弟黃曼士的回電，說是歡迎徐悲鴻先生前來星洲，屆時當為其介紹幾位僑領，替他們畫像，當可獲得一筆豐厚的潤筆。

剛好黃孟圭先生倦遊思歸，徐悲鴻便決定即日隨其前往新加坡一行了。

中外文庫 之三十一 鐵血精忠傳

增訂再版

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
定價台幣貳佰元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

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恭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蹤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秘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頭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

全書共二百多篇，附錄戴笠策反奇勳、戴笠的人情味、戴笠感人的故事。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实故事，字字珠璣篇篇精彩，歡迎購閱。平裝本每冊新台幣貳佰元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